



大小姐

与君长相守

唐小蓝◎著

深宫偶相遇 相守不分离

原是尘缘早定的重逢 只为山盟海誓的约定

皇权之争，宫廷风云 儿女之情，家国仇恨
翻云覆雨的权术手腕 荡气回肠的情仇悲欢

历史疑云+乱世烽烟
宫廷阴谋+倾世绝恋

青春文学新派代表人物 唐小蓝
首部古代言情荣耀上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与君长相守



唐小蓝◎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君长相守 / 唐小蓝著. —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203-07118-1

I. ①与… II. ①唐…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4589号

与君长相守

著 者: 唐小蓝
责任编辑: 吕绘元
装帧设计: 张静涵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23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5年2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7118-1
定 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录

卷一 犹记前尘年少时

前尘梦·相见难	1
前尘梦·今日情	3
前尘梦·似无情	17
前尘梦·笑倾城	30
前尘梦·连环局	39
前尘梦·美人泪	49
前尘梦·尘缘错	60
前尘梦·意难平	67
前尘梦·锦绣初宋情归处	74
锦绣缘·悔当初	85
锦绣缘·思无邪	87
锦绣缘·三生梦	97
锦绣缘·生死情	108
锦绣缘·千金诺	117
锦绣缘·心若水	128
锦绣缘·再回首	139
锦绣缘·无定骨	147
锦绣缘·合欢曲	156
	166

卷三 双龙际会风云起 173

双龙会·紫檀香 175

双龙会·归去来 187

双龙会·喜盈门 201

双龙会·恋无情 210

双龙会·诉衷情 221

双龙会·共赴约 229

卷四 问君犹记多情诗 239

问情诗·洛阳谋 241

问情诗·桃花酿 250

问情诗·天机变 264

问情诗·为君策 275

问情诗·山河志 283

问情诗·生死约 293

问情诗·平南意 301

后 记·缘·起 311



卷一 犹记前尘年少时

前尘梦·相见难

乾德五年，冬至。

一辆马车行驶至宫门之外，缓缓停下，驾车的是个粗犷的汉子，留着毫无章法的络腮胡子，他一手扯着缰绳跟门口的军士打招呼：“嘿，张老弟，今天又是你当值啊！”

他们看起来显然是私交不错的模样。姓张的军士笑得十分亲切，一边走过来站到马车旁边。这马车十分朴素，他这个月已经是第三回看见了，知道马车里的人是什么身份，于是躬着腰十分殷勤地问候：“青岚姑娘好！”

马车的垂帘底下伸出一只手，艾绿衣袖衬着白皙的五指，掌心上平躺着一块玄色象牙木腰牌。那只手的主人声音沉稳平和，仿佛不带一丝波澜：“有劳张大哥了。”

“不麻烦！不麻烦！”

因为被称为张大哥，张军士的嘴巴已经咧到了耳朵根，只扫了一眼那只白净如玉的手，目光连往上再移半分都不敢，立刻挥了挥手放行：“青岚姑娘慢走！慢走啊！”

垂帘于是又放了下来，车夫赶着马车继续前行，跟张军士一同当值的那位小新丁，见他满脸都是笑容，于是好奇地打听：“这谁啊？哪位娘娘的大丫鬟，竟然摆这么大的架子？”

进宫仅凭一块腰牌，甚至连个脸都不肯露，在小新丁看来，这就是很大的架子了。

“你知道个屁！”

张军士用力拍了一把小新丁的脑袋，放低了声音教训他：“这可不是哪位



娘娘身边的大丫鬟能比得上的，青岚姑娘是在万岁爷跟前侍候的，虽然只是奉茶的丫头，但也是有名有姓的！看没看到刚刚那腰牌？那也是万岁爷给的，说是让她方便出宫办事。”

“一个奉茶的丫头有这么大的恩宠？”

小新丁顿时眼睛里泛起无比崇拜的目光，这太不可思议了。

张军士用“一看你就没见过世面”的神情瞪了他一眼：“那是当然，听说就算是得宠的娘娘们，见了她都得喊一声‘青岚妹妹’呢！”

“哇！”

小新丁望着马车渐渐走远的方向，心里的敬仰顿时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下次再遇见，一定要跟她说句话。

小新丁在心里默默地想着。

“阿嚏！”

青岚掩着口鼻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显然不知道她刚刚成了两个守门小兵讨论的话题。

貌似有点伤风，看来回去要泡一壶浓茶去去寒气了。这天真是冷起来了，青岚揉了揉鼻子，将双手拢在一起搓了搓，这趟出宫若是真的染了风寒，怕是要被圣上取笑身体孱弱，逼着她去陪他一同练什么长拳了。

不当值的时候，她更愿意在屋里喝茶看书，如果能再配上一碟子御厨做的茶点就更好了。可是圣命难违啊！青岚无奈地摇摇头，伸了个懒腰，目光落在手边一本崭新的《风物志》上。

拿过来缓缓翻开一页，书中夹着薄如蝉翼的一张字条，上面只有寥寥数字。青岚盯着那字看了片刻，终究还是叹了口气，将字条揉成一团，捻着送进口中，嚼碎了硬吞下去。

几乎是一两个月才能收到一张他亲笔写的字条，吩咐之后会稍有嘘寒问暖，对青岚来说觉得弥足珍贵，一路上都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个不停。她回回都是如此，舍不得，但又无可奈何，只等入宫之后，才不得不把字条“毁尸灭迹”。

回到紫宸殿的时候，大太监王继恩正在殿门口忙得几乎脚不沾地，看到青岚立刻一把拉住她不肯放手：“哎哟，我的姑奶奶啊！你可回来了！皇上说今儿议事之后，要留下诸位大人办茶宴，赵普大人还点了名要喝你沏的茶，你还不赶紧去准备着！这议事说不定一会儿就要散了呢！”

青岚端端正正给王继恩行了个礼，言语恭敬地答道：“王公公您别急，奴婢这就去准备。”

“快去快去！”

王继恩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地转来转去。皇上身边没有专门服侍的大宫女，一切饮食起居都由王继恩打理，他毫无疑问是皇上身边的第一红人、宫中的宦官总管，而青岚只是他手下一个专职奉茶的宫女。

沉过三天的井水以竹节滤过，灌入白釉茶瓶，青岚的动作缓而不慢，将茶饼研成细末，然后依次散入数个青瓷茶盏之中。

这些事情她已经做得无比娴熟，算一算，过了这个冬天，她入宫就已经满五年多了。七年之前，她被他所救，随后便被更改籍册，隐瞒了真实姓名，而以陆青岚的身份，被送往长兴顾渚山贡茶院学习茶艺。

两年之后，正逢各省采选秀女，她因此被选入宫，自后宫的奉茶丫鬟做起，如今已经能够侍奉皇上左右。宫中看似平静，圣上御前恩宠无限，但其实云谲波诡，青岚冰雪聪明，早将一切看破，深知自己只是被深埋在这九重宫阙中的一枚棋子而已。

尽管如此，但她一直视他为自己的全部，因为他救了她，也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分不清这份情是感激抑或是爱情，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她对救命恩人应有的报答。

“青岚姐姐……青岚姐姐？”

小丫鬟茉莉见她走神，于是连喊了两声，才将青岚的思绪自回忆中拉回来：“王公公派人传话来，说可以准备奉茶了！”

看来是前殿的议事散了，青岚拢起衣袖，露出一双雪白皓腕，拉着茉莉一起烧水沏茶。

她点茶的姿势优雅翩然，但动作极快，顷刻之间，醇白茶汤缓缓在数个茶盏中晕开。青岚挥了挥手，神色平静地吩咐道：“奉茶吧，都手脚利落着点儿。”

诸位奉茶宫女依次端了茶往前殿走去，青岚取了皇上所用的茶盏来，调了膏然后以沸水点开，眼见茶汤色泽莹亮，这才小心地端在手上，转身准备至御前奉茶去。

忽然视线里飘过一抹碧蓝衣角，却不是宫女或太监该有的穿着，那道蓝影依稀隐在屏风背后，青岚心中警兆忽现，皇宫禁地，竟然有人如此胆大，在此

藏头露尾，她当场便冷喝了一句：“谁？”

疾风掠过身畔，青岚来不及反应，一股巨大的力道已经不知道从何处袭来，将她重重推到了墙上！

青岚脚下踉跄，后背撞上厚硬的墙面，硌得发痛，手中端着的茶盏当即掉落在地，瓷器碎裂发出清脆的声响，伴着滚烫的茶汤飞溅，青岚险些发出一声尖叫，却被一只伸过来的手硬生生地掩住了口鼻！

依稀闻到一股浓郁的酒香，浅淡流转，不同于青岚所熟悉的茶香，这味道更浓烈，也更富有侵略性。

四目相对，青岚的视线里闪过一张足以倾倒众生的面容，双眉浓黑如墨，一双杏眼浅波流转，只是脸上不带一点儿表情，冷得仿佛像一块千年寒冰。

青岚的第一反应是，这人生得真是好看，她虽是一介女子，却都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及这个蓝衣男子貌美。

再然后，便突然意识到自己受制于人，而且还害她打翻了沏给皇上的茶！

青岚虽然外表温柔，但其实性子极烈，一旦被触及底线，便会奋力反击。她自恃跟着当今圣上学过长拳，虽然功力不深，近身交战时却颇有用处，当即握拳，照着男子的小腹狠狠砸下去！

男子显然没想到这看似瘦弱的丫头能突然来这么一下，毫无防备的他，闷哼一声，捂在青岚嘴上的那只手松了松，青岚身子一低便灵巧地从他的钳制下脱身，转身时接着力道顺势又挥出一拳！

这下是正面攻击，男子又有所准备，于是接得轻而易举。

再次目光交缠，青岚的目光凶狠而充满戒备，男子的目光冰冷坦然，两人相对而立，保持着一个僵持的态势。

“你是谁？”

青岚率先发问，男人并没有回答，只是冷冷地盯着她，目光锐利，仿佛一把刀子，要将她整个人剖开两半。

他一身暗纹蓝衣，以金丝緃边的锦带束腰，黑发仅以一条蓝色绸带束起，整个人风度翩翩，但仿佛没有半点温度。

“青岚啊！你怎么还不……”

王继恩风尘仆仆地冲进来，一句话却硬生生咬进去半拉，那一地的碎片不说，只是正互相对峙的两人，就已经够他头痛的了。



“来人呐，有刺……”王继恩的求救声在看到男人那张绝美的脸时，再一次硬生生卡在喉咙里。

男人不浅不淡地看了他一眼，收了手，轻巧地转身便跃向窗外，化作一道虚无的光，当即便不见了踪影。青岚刚想说话，王继恩连忙给了她一个“别多问”的眼神，顺手已经从柜子里又取了茶盏出来，死命推了她一把，怒道：“还不赶紧的，难道要让皇上等你？”

对于九五之尊来说，未能及时奉茶也是一等一的大事，尤其是在冬至茶宴这么隆重的场合。青岚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于是一言不发，赶忙又重新沏了茶，匆匆踏着一地碎片，往前殿给皇上奉茶去了。

前殿此时已经摆下坐席，宫女们奉上茶点和蜜饯果子，皇上端坐上首，次席自然是晋王殿下，王继恩口中所说的赵普大人坐了三席，其他人便按照次序一一就坐。

奉茶的宫女端上新沏的茶汤，正是青岚的手艺，赵普观茶色，又细细品味，忍不住赞道：“青岚姑娘果然好手艺，臣自上次在皇上书房里喝了一盏她沏的茶，至今念念不忘。”

晋王赵光义听见“青岚”二字，仍是一副平静悠然的模样，他手上戴了一串紫檀佛珠，颗颗圆润，品相极佳。他取了茶盏抿了一口，便顺着赵普的话往下说：“确实不错。”

“那大伙儿就随意吧，朕这儿别的没有，茶还是能管够的。”

当今圣上赵匡胤笑得极为爽朗，他少时从军，早就习惯了与将士们打成一片，不分尊卑，虽然登基也有些年头了，但还是跟以前一样平易近人。

“臣谢陛下！”

诸位大臣齐刷刷地举杯道谢，这会儿就算是不爱喝茶的，也要努力做出无比欢欣的模样来。

赵匡胤手边无茶可饮，只能乐呵呵地承了谢，又道：“不知诸位家里今天都做了馄饨没有？”

“回皇上，今天一早王妃就吩咐府里备下了，这不，逼着我连新衣都换了……”赵光义说着展开衣袖比画了一下。

冬至又叫冬节，北宋时期，与春节、中秋节一起并称一年中的三大节日，这天汴京城里家家户户要吃馄饨以示庆祝。同时，还有除尘、换新衣、摆酒宴、

祭祖的习俗，宫中自然也不例外。

赵匡胤看起来很是开心，大笑着打量着弟弟的新衣，玄色素服，料子是米色“福”字暗花，看起来颇为淡雅，一如晋王其人。

“冬节是大日子，”赵普将茶盏一合，面带浅笑，似乎是不以为然地问道，“只是美中不足，未能得见德昭、德芳两位皇子。”

众人纷纷一愣，停了手中动作，不自觉地屏住呼吸，殿内顿时鸦雀无声。

唯有二人依旧坦然，一是赵普，二是赵光义。

赵匡胤并不说话，只是眼中隐有不悦，只答：“他们二人年纪尚幼，难当大任，所以朕才不让他们出席此等场合。”

在场诸人其实都深知赵普这番话是什么意思，皇上登基之后，一直未曾立储，算起来今年皇子德昭已经年满十六，是能入朝听政的年纪了，可皇上仍然不让他出来见人。

相反，晋王赵光义深受重用，最重要的是他今年还不满三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而在朝中的势力也日渐壮大，令赵普等拥护皇子德昭的一众人如芒刺在背，担心不已。

赵普如今贵为当朝宰相，而晋王任开封府尹，双方势均力敌，所以赵普更盼着皇上立太子，以牵制晋王。

又来了……赵光义心道，这个赵普还真是烦，不过他神色未变，坦然伸手去取桌上的茶点，吃得颇为尽兴。

赵普不肯放弃，接话试图说服皇上：“若不历练，怎能成长？臣以为，德昭皇子今年已经十六，也是时候出来学习治国之道了。”

他仗着皇上重用恩宠，所以一番话说得理直气壮。

此时青岚已经端着托盘匆匆自后殿赶来，不偏不倚将赵普的一番话听在心里，她趁着奉茶的工夫，偷偷打量赵匡胤的神色，见他眼角一抹怒气含而不露，便明白皇上已经生气了。

皇上不想立太子，更讨厌群臣一而再再而三上书恳请。

天子之威，岂是常人可触犯？

赵匡胤看到青岚在面前摆下茶盏，于是目光一闪，开口道：“青岚，朕的茶为何迟了？”

青岚将茶盏端端正正摆好，然后双手合抱着托盘，走到赵匡胤面前，扶着



双膝不慌不忙地跪下。

就知道，这一次罚是少不了的。

她口齿清楚，声音清亮，俯身叩首跪拜，然后从容答道：“回皇上，奴婢知罪，刚刚奴婢不小心打翻了刚沏好的茶，只能重新沏了一杯，这才耽搁了。是奴婢失职，请皇上责罚。”

她说完再次俯身跪拜，表面看似平静，其实紧握的手心里全是汗。

赵匡胤冷哼了一声，挥了挥手，道：“既然你知道自己失职，那就自己去领罚吧！杖责二十，罚半个月的月俸！”

赵普的脸色一变，端着茶盏的手收紧，然后无力地缓缓松开。

青岚并没有半句求饶，只是低首答道：“奴婢谢皇上。”

她的态度不卑不亢，十分平静。赵匡胤为人宽容大度，极少杖责宫人，此番的二十杖显然是震怒之下的重责，众人吓得大气不敢出，唯有赵光义咬着一块玫瑰饼，吃得津津有味。

青岚缓缓站起身来，朝着皇上屈膝行礼，抬头的瞬间，视线里划过晋王神情自若的脸，少女的眼中骤然泛起了波光，于是连忙转身，不让人看到她此刻的异样。

王继恩喊人收拾了后殿，这才赶来，结果一进来就听到皇上出言责罚青岚。

王继恩顿时变了脸色，刚想上前给青岚求情，青岚已经朝他走了过来，迎面时会意地朝他眨了眨眼，分明是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于是他只能悻悻闭嘴。

“王继恩！”

赵匡胤朗声喝了一声，王继恩立刻连滚带爬地上前跪倒：“奴才在！”

“吩咐下去，宫中众人，各司其职，都安安稳稳做好自己的本分便是，若有违，朕必然严惩不贷！”

九霄龙吟，天子之怒，不杀一人，但却令整个宫禁内外不寒而栗。

青岚踏着众人的惶恐不安，缓步前行，平静如水。

谁不守本分，谁不够安稳，言者有意，听者自然也有心。

皇上罚的是她，但要警告的，却另有其人。

爷，这一仗，青岚帮您赢下了。

坦然地闭上眼睛，脑海中，仿佛又浮现出岁月里不知道曾经回忆过多少次的画面。



十二月的汴京，天也如同今天一样那么冷。年幼的女童一身素衣，犹如一只白鸟，从顶楼的窗户一跃而下，张开双臂骤然自风中坠落！

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瞬间纷纷退开，女童害怕地闭紧了眼睛，寒风刺骨，凛冽如刀锋一般，划过她的脸颊。她以为自己要死了，可是忽然身体一暖，温暖的呼吸自耳畔蔓延开来，只觉得身子一轻，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已然跌入一个人的怀抱之中。

明明万分惊恐，可急促的呼吸却因为一双眼眸温柔的注视而慢慢放缓。

“你个小贱人！竟然敢跑，把她给我抓回来，打、打断她的腿！”

衣衫不整的男人匆匆自楼上跑下来，领着一群家丁很快冲上来叫嚣，穷凶极恶地嘶吼着将他们围住。

女童渐渐安静下来，惊魂未定地打量着将她护在怀里的年轻男子。他看起来不过二十岁的模样，做武士打扮，一身玄衣虽然朴素，可长相英武中透着贵气，眉毛浓黑，斜斜飞入鬓角，仿佛刀削的一般干净整齐，双目坚定有神，闪着桀骜不驯的光芒。女童见他腰间悬着一把长刀，知道此时若不抓住机会，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于是哑着嗓子，伏在男子肩头低声啜泣：“救……救命……”

玄衣男子神情一凛，圈着她肩膀的那只手轻轻拍了一下，这才将她放下来，柔声道：“站到我身后去。”

女童乖巧顺从地往后靠了靠。玄衣男子平静地扬起下巴，目光缓缓扫过将他们重重包围的家丁，然后定格在那嚣张的男人身上。

“哪里来的臭小子，竟然敢管本公子的闲事！识相的快滚，不然连你一起收拾！”

男人认为自己以十敌一，胜券在握，又自恃身份尊贵，完全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玄衣男子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一言不发，只是忽然抬手拔刀，动作干脆利落，手起刀落，只见血色飞溅，男人忽然惨叫起来，右手紧紧按着耳朵，指缝不断有鲜血渗出，众人尽数大惊失色，害怕地往后退出一丈远。

一只带着血的耳朵跌落在地，男人哭得声嘶力竭，家丁们全都呆住了，不知道是该上前替主子报仇，还是该当即逃跑。

女童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却抬手死死按住了自己的嘴巴，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儿声音来。



玄衣男子收刀回鞘，脸上全然没有半点修罗肃杀之气，平静得骇人。他转过身低下头看着她，那张稚嫩的小脸上明明挂了泪痕，可眼神却坚定决然，澄澈明亮。他心中一动，开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女童将捂着嘴巴的手放开，虽然声音青涩沙哑，语气却不慌乱，一字一顿，答得清清楚楚：“回恩公，我叫李秀儿。”

“这名字不好，”玄衣男子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又问，“你家在何处？”

女童低垂的眼眸里闪过一丝悲伤：“我没有家了。”

脑海里关于家的记忆，只剩下那场烧尽了整个李家府邸的大火，熊熊火光吞没了她所有的亲人，唯有她被母亲事先交给了管家照看才得以幸免。所以她只是被当做了府中的仆役女眷，被宋军押回了汴京，准备充入教坊为婢，而险些被人凌辱，她奋力反抗，甚至不惜从楼上一跃而下，却恰好跌入他的怀中。

玄衣男子眉心紧皱，薄唇抿出一道弧线，沉思片刻，终于朝她伸出手去：“你可愿意跟我走？”

女童被他眼中闪烁着的光芒蛊惑，顺从地迎着他的目光点头，伸出小手颤抖着送进他的掌心。

那是一双带茧的手，握刀时英武有力，挥刀时毫不留情。谁也不知道这只手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力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在旦夕之间。

这时候人群骚动起来，带刀官差匆匆赶到，一见这个场景当时就呆住了。鲜血满地，玄衣男子一手牵着年幼的秀儿，立于重重围困之中，面不改色。

“赵公子，这是怎么了？”

一个官差认出满脸鲜血的男人来，于是语气都跟着恭敬不少。

“这……这个贼人，要劫走教坊的贱婢，还……还……哎哟！”

赵公子疼得说不下去，又觉得气愤不已，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把那人活活咬死才解恨。

“赵姓子弟，就能恣意凌辱充入教坊的婢女吗？你当街撒野，这只是一点小小教训而已……”玄衣男子说到此处冷哼一声，也不多做解释，随手从怀中取了一件什物出来，丢给距离自己最近的那名官差。

官差诧异地将那什物接在手里，仔细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双膝一软跪倒在地，牙齿打战，只是盯着玄衣男子，半天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下次再让我遇见你这般仗势欺人，就不止是削掉你一只耳朵这么简单



了！”

他看向赵公子，目光一寸一寸往下，直直定在他的胸口要害，冷然丢下这么一句，便牵着女童转身离去。

可怜家丁们见官差都怕了，更是面面相觑却不敢上前动手，赵公子面目狰狞地挪上来正要质问，就见那官差双手捧着一块象牙令牌，上面端端正正刻着“延宜”二字。

“这、这、这是……”这下连赵公子也吓呆了，一屁股跌坐在地，这虽不是官府令牌，却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下间，以“延宜”为表字的唯有一人，便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天子亲征李重进未归时，奉命代为监国的开封府尹赵光义！

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天子近亲，年仅二十，位高权重不说，处事的雷霆手段也是朝内皆知，甚至还有坊间传言说，当今圣上在陈桥驿兵变夺位登基的一番谋略，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赵光义一手牵着秀儿，走向不远处的马车。

“秀儿这名字太过俗气，又显得娇弱了，”赵光义将秀儿抱上马车，拍拍她的小脸，嘴角一抹从容自得的笑容，“你现在既然跟了我，那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就叫……”

他目光一闪，略微沉思，这才低声道：“青岚。”

青为苍翠，山风为岚。

就如同他初见她时，那满眼澄澈明亮的神采。

秀儿将眼睛眨了眨，一双眸子清澈透亮，泛着皎洁的光。她盈盈下拜请安，神色恭敬：“青岚见过恩公。”

“不必喊恩公了，在我这里，没那么多礼数，你就跟他们一样，喊我一声‘爷’便是了。”

赵光义挥了挥手，年轻的男人英俊潇洒，看得青岚几乎移不开目光：“青岚，既然你认我是你的救命恩人，那么，你可愿意帮我办一件事？”

青岚依旧保持着跪拜的姿势，看着赵光义眼中的那团火光，一点一点地燃烧起来。

她知道，其实那时候自己根本无从选择，那个凭空出现在她生命里的男人，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和依靠。她不想今后的人生都生活在教坊里暗无天日，既然